

人际沟通有时态度胜于语言

□朱永春

才接手一个初一新生班,我就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,是学生燕子的妈妈打来的。她说上班时忘带钥匙,现在进不了家门,想让燕子下课时把钥匙放我办公室,她自己来取。

我马上表示没问题,她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拿钥匙。

下课了,我到教室把情况跟燕子说了,学生从书包里翻出钥匙给我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办公室的电话又响了,燕子妈妈说已到教学楼下,问我办公室在几楼。

我让她不用上楼,我下楼去接她。她说不用。我告诉她,办公室在四楼,四楼就一个办公室,挺好找的。

同办公室的徒弟莉莉早就注意我与家长的通话,乖巧的她立马将一把椅子从角落搬到办公桌边上,按某个角度放置好,又用抹布将这闲置已久的椅子擦干净。

她清楚,只要有家长来访,师父必会与家长来一番促膝长谈,面对面地就学生的在校表现和教育问题进行家校沟通。

麻利地干完这些,莉莉优雅地坐回到我对面的办公桌前。

莉莉刚坐下,我的举动让她颇觉奇怪——把她刚搬过来的椅子给搬回去了。莉莉的头脑中肯定升起一团疑云:这不符合自己那话唠师父的风格呀,莫非师父不打算跟家长促膝长谈了?

这时,门外一名中年妇女往里张望着,并用手指怯怯地敲门。

我立马迎上去问道:“您是燕子妈妈吧?我就是燕子的班主任朱永春。”

“是的,是的,朱老师您好,我是燕子的妈妈。”那名中年妇女回答。

我边与家长握手,边示意请她进来。我忙不迭地跑向办公室的角落,做了一个让莉莉更加摸不着头脑的举动——把刚放回的椅子又搬到自己桌旁,椅子放置的位置和角度与莉莉原先的一模一样。

我不顾莉莉惊异的表情,掏出一包餐巾纸,抽出一张洁白的纸巾,在莉莉已经擦干净的椅子上迅速而又细致地重新擦一遍。

做完这一切,我才恭敬地请燕子妈妈落座,开始跟她聊孩子,聊我的带班理念……不知不觉,十几分钟过去了。

燕子妈妈要回家了,我把事先装在信封里的钥匙双手递给她,送她出办公室,在走廊上互道再见。

果不其然,当我返回办公室,莉莉摆着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在等我。“师父,您刚才啥意思?是不是在嫌弃我?”

我满不在乎地回答:“没有啊,咋这么跟你师父说话?”

莉莉带着委屈质问道:“那您为什么把我搬的椅子搬走又搬回,把我擦干净的椅子又擦一遍?”

“过来,我给你看个东西。”我招呼道。

莉莉走到我办公桌边,我已经打开了班主任工作手册,找出夹在里面的人学分

班考试成绩单。

顺着我的手指,莉莉很快看到燕子的名字,不由得“哦”了一声。原来,燕子的入学各科成绩几乎都是个位数,妥妥的全班垫底。

“你看,燕子的入学成绩这么低,她妈妈在孩子小学的六年里,一定有很多次被教师叫到学校的经历。对燕子的学业,我估计她全然不会再有什么期待。可在短短几天的接触中,我感觉燕子还是一个蛮聪明的女孩,只要重新帮她树立信心,她完全可以成为进步最大的学生。但要修复学生的自信,先要让这位妈妈对孩子,尤其对我们教师要有信心,要给她有不一样的感觉。”

莉莉听了我的话,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我继续解释道:“有个麦拉宾法则,说人们对你的印象,只有7%是来自你说的话,有38%来自你说话的语调,另外55%来自肢体语言。要燕子妈妈相信我对孩子的重视与信心,全靠语言的表达是无力的,所以我要当着她的面搬椅子擦椅子,用这些非语言的举动传递我的态度。如果把擦干净的椅子提前搬到我办公桌边上,燕子妈妈很可能误以为这里本来就放着一把椅子。”

徒弟恍然大悟,夸奖师父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理科男,在班主任工作上心思竟如此细腻。

在漫长的班主任生涯中,我与学生有过冲突,甚至与领导也有过争执,可从没有和家家长闹得不愉快。

□杭州市富阳区永兴学校
叶秀青

我们班的体育一直不好,第一次运动会就以2分的总分在全校出了名,跑操也磕磕绊绊,期末体能测试达标人数只有十几人。

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男生愿意担任体育委员。没有一只强有力的“领头羊”,整个班集体毫无凝聚力可言。

教师中流传着“体育不好的班级,学习一般也不怎么突出”的说法,这更让我愁上眉梢。

学生们成天懒洋洋的,学习缺乏动力,生活没有热情,拖延,低效,问题层出不穷。

作为一名新上任的班主任,我急得抓耳挠腮。思虑过后,我决定还是先从体育委员入手。

我看中了一个男生,约他到办公室谈话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苦口婆心,委以重任。口干舌燥之后,以迫切的眼神期待他的回答。

“老师,还是算了吧,我觉得我不行,你还是选其他人吧。”男生挠挠头。

顿时,我涨红了脸,内心迅速鼓起一个气球。“太没有上进心”“太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”……我真想一股脑儿地倾泻出这些话,但是我深吸一口气,忍住了。

“现在班里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,帮老师一个忙,你先做一段时间试试可以吗,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商量。”

这个男生只好勉强应承下来。

机缘来自八年级上半学期的趣味运动会。这次运动会不仅有“赶猪跑”、保龄球等趣味游戏,还有篮球赛和排球赛等球类对抗赛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,对体育并不热衷的本班学生,积极性很高,那个临时体育委员,带头冲锋陷阵,招兵买马。

篮球赛中,我班实力不济,接连失利,大家都有点垂头丧气。

但是,紧接着的排球赛我班首战告捷,让全班都很意外。这就像是有一颗小种子突然裂壳,学生们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。

临时体育委员牺牲晚饭休息时间自发组织练习,并希望我帮忙,腾出一点自修课时间,承诺一定会及时完成学习任务。没想到小种子又接连裂壳,第二场、第三场我们都获得了胜利。全班一下子站在了体育竞技的聚光灯下,我似乎看见他们的眼神里想赢的火苗。

就这样,我们杀进了决赛。

冠亚军之争异常胶着,对方班级也异常强悍。一旦赢球,场地上就爆发出“好样的”呼喊声;就算输球,大家也是相互鼓励,“没关系,没关系”“放轻松”。

比分紧咬着上升:14:15,15:15,15:16,16:16……看得观众都捏紧了拳头,屏住了呼吸。最后一刻,对方选手发球失误,我们2分领先,获得了冠军。

大家高兴极了,纷纷跑到球场中央,围绕着运动员们跳跃、拥抱、呼喊……最初只是喊“耶”,后来声音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浪潮,变成了“赢!赢!赢!”

我也和他们一起跳着喊着,沉浸在难以言喻的喜悦之中。

班队课上,我和学生们分享了运动会上的照片,临时体育委员在照片中眼睛睁得比平时大很多,看得学生们捧腹大笑。

我请他本人说说原因。他不好意思地站起来,挠挠头说:“这有什么好说的?很明显,我正在投篮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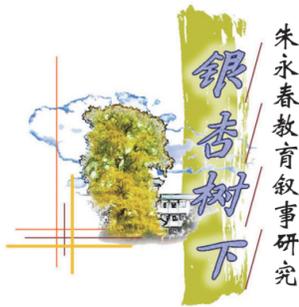
“没错,因为你要投篮,目标非常明确,注意力十分集中,竭尽所能去做这件事,所以你的眼神就不一样,具体表现就是瞪得很大。”大家又大笑起来。

我接着说:“我可以从赛场上的眼神,看到大家对胜利的渴望,一股想拼命往前奔跑的冲劲,更体验到冲劲过后的成功和喜悦,我们班是当之无愧的全年级第一名。”

教室里很安静,学生们若有所思。“希望你们牢牢记住这种感觉,保持冲劲,永不放弃。期中考试近在眼前,这又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相信自己,只要努力去做到最好,你们一定可以的。”

那次期中考试,我们班果然获得了不小的进步。直到现在,那个男生也没有来向我辞掉体育委员的职务。

体育水平跃升真的能带动学习成绩吗



请把你的口罩摘下来

□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
陈子珺

最近,我发现班级里出现了一些变化。比如,我的课代表表现就有些异常。以往的她是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,现在的她却一直戴着口罩,上课时戴,下课时也戴,甚至体育锻炼的时候也牢牢戴着。

而且,整天戴着口罩的女生不只她一个,这些女生还有一个共性:常常不自觉地含胸驼背,下课后聚在一起,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我找她们谈心,了解到原来是有些女生开始发育,对自身突如其来的变化不太能接受,为了遮盖青春痘,便一直戴着口罩留着厚重的刘海。

学生需要认识到这些变化是正常的,也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体和外貌,和青春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和平共处。

于是,我上了一节班会课。我先与学生分享了一些关于青春期的知识,让他们知道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、自然的生理发育过程。身体和外貌并不是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。与其抗拒,不如勇敢面对,学会接纳自己、适应变化。

我请他们填写一张“自我满意度调查表”,一共有8个问题,分别是关于对自己的容貌、身高、性格、情绪调节能力、人际交往能力的评价,最满意自己的哪方面,最不满意自己的哪方面,以及对自己的总体评价。

他们完成表格后,我请小组轮流上台汇报。汇报结果表明,学生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比较多,但同时又发现,一些在自己看来不满意的地方在别人看来反而是长处。

人无完人,大家都有各自不满意的地方。我把问题再抛给学生:面对如此不完美的自己,应该怎么办?

接着,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人肖像图片,请他们猜一猜图片中的人物是谁。学生对这些人并不陌生,他们是被认为有先天阅读障碍和智力缺陷的爱因斯坦、双耳失聪的作曲家贝多芬、轮椅上正在写作的史铁生等,这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外名人,同时也都不是完美的人。

学生们纷纷表示,一点小缺陷又算得了什么呢?要欣然接受不完美的自己,自信并积极地去发现自己的长处。

这节课后,我看到“口罩党”的行为发生了变化,她们逐渐愿意“摘下口罩,拥抱自己”。



12月14日,绍兴市上虞区龙山学校在操场举行民族团结龙年——长街宴活动。该校是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新居民子女学校,目前共有1485名学生,其中少数民族学生251人,属于13个少数民族(拉祜族、东乡族、佤族、回族、维吾尔族、苗族、彝族、壮族、布依族、侗族、土家族、佤族、畲族)。图为小学部五、六年级学生身着民族服装分享家乡美食。(本报通讯员 任波 摄)

“嘲笑”引发的“大案”

□湖州市织里镇札村小学 孙一

一声尖厉的喊声响起,我赶紧快走两步进了教室。但仿佛因为我的出现,嘶吼声接二连三,变本加厉。

“孙老师,小力一直在那儿喊。”“孙老师,我的耳朵要聋了。”几个女生捂住耳朵,七嘴八舌地向我“告状”。

一年来,我对小力也有了一点了解,他一旦情绪激动,就会狂吼发泄,很难停下来。

我深知:这事不解决,我的语文课就没法上了。

我赶紧蹲下身,安抚小力。

他的眼神中委屈透露着愤怒,指着同桌小溪狠狠地说:“她嘲笑我。”“嘲笑”两个字极响,带着哭腔。

还没等我问,小溪就急切地辩解:“我没有嘲笑他。”

才二年级,“嘲笑”一词对学生而言应该还是个新朋友,如今竟然闹出一场“大案”。

我灵光一闪,把“嘲笑”二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,问小力:“你知道‘嘲笑’的意思吗?”

“我知道,就是故意笑话别人。”他仍旧是那副愤愤不平的样子,但情绪已平复了很多。

“小溪是怎么故意笑话你的呢?”我追问道。

“我告诉她我的名字,她就笑我了。”

“你的名字不是很好听嘛,很有力量。”

“我告诉她,我以前说话不清楚,自己的名字讲不好。他们就问我以前怎么说自己名字的,我就告诉他们叫‘揪揪力’,然后,全班都笑话我,她笑得最大声。”

整件事我总算有所了解。“不是的,老师,刚才我不是嘲笑他。”小溪急了,泪眼汪汪地说。

“那你来说说,什么样的情况算嘲笑。”我点点黑板上那两个字问她。

“就是,就是。”小力喊道。小姑娘快急哭了。

“老师,小西吃饭很慢,俊俊笑他是乌龟,俊俊就是嘲笑小西。”机灵鬼乐乐抢话。

“老师,昨天体育课排队,遥遥说天天是个小矮子。她就是在嘲笑别人。”文文喊道。

学生们竟然意外地开启了头脑风暴,还说得头头是道。

“哦,看来他们都是故意说这样的话,贬低别人的短处。”我点点头,把“嘲”字的口字旁圈出来,“那这么做对不对?”

“不对。”

我摸摸身旁喊得最响亮的小脑袋,郑重其事地在“嘲笑”二字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。

“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我们班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朋友,小时候

说话总是疙疙瘩瘩的,他的妈妈想让他和大家一样说话,带着他跑了很多医院,他也很努力地配合医生,慢慢地有了一点改变。”

学生们听得很专注,小力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他的妈妈还买了很多书,下班回家就照着书带他练习说话,一遍又一遍地纠正他的发音。一个字的发音有时候要重复几十遍,妈妈不说自己多么辛苦,他也从来不喊累。就这样,这个小朋友虽然有时候讲话还不是很清晰,但他从来没有放弃,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。这个小朋友就是小力,他是不是很值得我们给他掌声?”

我带头鼓起掌。这一刻,学生们眼神里透出的是赞赏,是惊叹,掌声雷动。

小溪高高地举起手:“孙老师,我刚刚真的没有嘲笑他,我就是觉得他说自己的名字时,发音好有趣。”

我摸摸小姑娘的头,告诉小力:“你看,误会解开了吧?大家只是觉得好玩呢。”

小力点点头:“其实我现在也这样觉得。”

“同学们,开心的时候我们会眉眼弯弯,觉得有趣我们可以哈哈大笑,遇上尴尬的事会哭哭不得,但是我们不能嘲笑别人,记住了吗?”

“记住了。”全班声音响亮,眼神真挚。